

言未具佛言沙門衣鉢不具不得作沙門弗迦沙言諾請行具之佛言大善弗迦沙起爲佛作禮遶佛三匝弗迦沙明日即入城入城未遠城中有少齒牝牛犇走已角觸抵弗迦沙諸比丘展轉聞之白佛言佛昨日可於窯家爲說經沙門辭行具衣鉢爲犇牛所抵殺如是當趣何道佛言是大長者我爲說經皆悉心受奉行之即得第三道須陀洹斯陀舍阿那舍便棄五蓋一者婬泆二者瞋怒三者睡眠四者戲樂五者悔疑不正之心今生十

六天上阿那舍中便自於天上得阿羅漢度世去今諸比丘共取弗迦沙身好收葬之於其上起塔諸比丘即共承受佛教即爲起塔佛說經已諸比丘皆叉手爲佛作禮
辨沙王五願經

瑠璃王經

晉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迦維羅衛釋氏精舍尼拘類樹下與五百比丘侍者阿難金剛力士樓由俱於城中有舍夷貴姓五百長者共爲世

尊造立講堂自相興誓講堂成已當請正覺
於上設供沙門梵志長者居士群黎人民不
得先佛妄昇此堂若違要者罪在不測舍衛
國王時有太子名維樓黎產育之初與瑠璃
寶俱因以爲號領衛士定省外氏方來入城
見視講堂高廣嚴淨都雅殊妙世所希有則
於其上頓止息涼監講堂者往白諸貴姓言
舍衛太子來止講堂貴姓聞之興怒罵曰吾
等家產有何異德敢登此堂本造斯殿乃爲
佛舉當具上饌延屈世尊至具聖衆供養畢

訖然後吾等乃宜自處而微者前尊置體于
此尋遣使者而罵辱之催逐發遣令不久滯
所蹈之地剗去足跡所履寶階輒更貿易時
瑠璃太子聞其罵音姿色變動心懷毒恚勅
太史曰深憶記之須吾爲王當誅此類太史
阿薩陀比名無信能觀天文占究災怪令書此狀
內于帶中挾惡識非嚴退還歸不復前至朝
覲外家太子父王名波斯匿與后末利駕乘
導從詣祇樹園下車却蓋免冠解劔屏拂脫
屣除四種兵步涉小徑與末利俱五體投地

稽首爲禮却坐一面瑠璃太子時歸還宮無所瞻觀問左右曰父王太后今爲所在奏曰造佛太子聞問欣率所領不復解嚴遂至精舍曰宜知是時於是太子逼害翼從王之近臣五百餘人一時夷滅却王冠幘蓋劔拂履服乘諸飾外無白者於時世尊爲王及后說世無常愛欲合會別離法句王立不退轉后得覩道迹佛說經已王稽首退不見侍輔而僵屍狼籍惟王衣冠二人得免逃入樹間還與王遇王問之曰群僚所在二人答曰太子

率勒所統憐將還宮王謂末利子造不順謀逆如斯素知此吾當避以國付之精舍左右族姓愍王及后體柔狀樂不堪步涉濟以車乘弊陋難處遂昇進邁至于城門先時太子列五百人置門鎮衛勅門監曰若父王來勿聽使入王曰若不得入吾將焉如曰詔大王當令出境時王波斯匿涕泣哽咽以偈歎曰誠哉世尊教 所演審而諦 興衰與貴賤一切無常住 寧守戒念道 不貪厚俸祿僥聞講法會 不願億國土 王據國恣情

饕餮遑所欲 聞法蒙解脫 塵垢用銷除
爾時觀者無數千人聞王歎音八百人發大
道意皆立不退憂色不悅王后末利白王曰
幸勿愁憤可共俱逝還我父國即便進發七
日七夜到迦維羅衛兜薩聚值冥門閉亦不
得入各共飢渴無所向仰求乞無地止於水
傍人洗菜處得迸羅蔔食之臃脹腹痛而薨
王后悲動舉聲大哭守聚者問曰何人乎曰
吾王后也又問王爲在何乎后曰痛哉王薨
水側聚守門者即馳白舍夷諸貴姓貴姓聞

凶奔波驚愕尋皆來出贈贈殯棺閉維如法
咸皆號悼莫不摧感爾時貴族釋摩男者瞿
夷之父也與諸豪右以偈歎曰

有子有財思惟波波我自非我何有子財
愚癡自怙豪尊有終太子用國殪入地獄

壁六

釋氏貴姓二百五十深惟無常得不退轉五
百女人未出家者得不起法忍於是瑠璃太
子聞父王薨即在殿稱制爲王異道太史出
帶中書證案本狀記惡之忘聞之大怒心意
憤踊召四種兵伐迦維羅衛佛知其意從精

舍出止于路要坐於萎枯樹下斯須之頃太子軍至時瑠璃王遙見世尊即便下象車稽首于地長跪問佛惟天中天有菩提附差尼拘類秘鉢優曇鉢薩羅怛羅捷尼赦羅有此七樹其蔭高大有德茂盛何因棄捨處枯槁多刺樹耶佛告瑠璃王雖有七樹樹蔭茂盛盛豈有常吾坐刺樹以爲安隱用哀愍傷親屬故也王心念言先古所載藏室秘識用兵征旅遇沙門者轉迴軍還況今值佛焉得進乎稽首佛足即便返旅還于舍衛來日未久

侍者阿難力士樓由翼從世尊還尼拘類園令阿難敷座宣告四輩皆令集會時佛尊顏姿容無耀項無光明衣服變色阿難察坐以定則整衣法服右膝投地叉手白言侍尊積年未覩三變佛告阿難却後七日迦維羅衛釋氏貴姓皆當傷斃現斯變者爲家中持服故也大目犍連前白世尊是何足言我之神力正覺所究能以右掌舉舍夷國跳置空中上不至天下不至地瑠璃王殺焉能得手佛告目連知汝威德通足如斯宿命之罪誰當

壁六

十一

代受又曰能以鐵文籠䟽遮此國上又以鉢覆使無形候擲置他方異土又以四披須彌山南內著于山然後合之各得所安又大海水深廣之量三百三十六萬里我以此國浮置中央令諸人民無往來想又以此國倚須彌山頂復能倒覆令無毀害又下沒之金剛地際又打擲于瑠璃王衆四種之兵置大鐵圍山表使兩怨敵不相討伐佛言善哉世尊信汝此十威力能辦此舉舍夷貴戚宿世殃罪孰堪畢償而代受者阿難白佛寧有譎詭

祐護此國今安隱乎佛言若舍夷人能同心不與外讎有往來緣國可全也太史三諫王宜用時進討舍夷王聞赫怒興軍勒衆世尊知之還坐枯樹如是至三王亦三還第四征時佛不遂屬精銳四品之兵到舍夷國界釋氏豪姓右亦多集衆出而禦之族黨驍勇強盛善射射四十里者射二十里者十里者七里者在其本德御飛破的箭不虛發能折一髮以爲七分云有里數射盡中之尋聲應弦曾無遺漏於是交戰射瑠璃王軍穿播折幢

裂蓋摧枉截轅轢決鎧帶鞘絕弓弩弦不
害象馬牛畜之命射珥臂指環釧瓔珞而不
中肌翦除鬚髮左右眉鬚髮毛睫亦不害體
瑠璃怖駭問臣下曰敵去此幾何而箭所至
傷毀若茲答曰或四十里二十里十里近者
七里王聞加悸不能自寧將破敵軍即悸退
還太史諫曰大王莫懼慎無敗却舍夷人民
皆奉佛戒爲清信士慈仁不殺以箭恐人無
傷害意寧自喪身不夭生命且更整陣并心
撲討將牢持重剋捷不久諸臣啓曰察敵軍

卷六

十二

射陷遠無形非力所拒懼被摧折永令臣等
爲糜戮之虜箭不可當置時安據小史之謀
不足專從各各心動志存進徂王大奮怒催
勅進戰舍夷外衆奔走堡城閉門自固列陣
圍繞至于七日示悟去就招懷誘納唱令內
寇宜時歸命若不出降殄滅爾類釋氏共議
當堅城守禦當閉門稽顙當密潛奔竄躊躇
狼狽則各賦籌驗定衆心受籌者多不受者
少以少從多開門助惡成禍內與外應欲令
敵勝勸善者少得開門入格殺門衛五百人

斬害不訾生縛貴姓三萬人埋著于地但令
頭現驅迫群象比足蹈殺然後駕犁而耕其
首值此酷者皆須陀洹釋摩男者波斯匿之
舊好也自謂國人諦觀無常苦毒之對宿罪
當償勿懷怨恨生現尋死存者忽終若干之
痛斧解五杙喟然悲歎食福同時而受禍一
處豪族七萬餘生復見見生獲鐵鑊其頸貴
姓女千人以槩貫之羅豎道側貴姓年少嬰
兒置于格上而射殺之時瑠璃王見釋摩男
與衆辛苦顧謂臣曰是何人乎答曰釋摩男

釋摩男來欲有所乞王曰現之釋自陳曰王
之大王存過隆厚聽納所啓當具以聞王識
委曲恣其所說願節威怒惟權止兵無令放
逸多所殘害我入池中斯須當還與王密議
立見策也待我出水乃復曜旅王心與口言
人在水中勢不得久即聽所白於是摩男爲
國人民遭大厄故辭行入池解髮繫樹自沉
于水良久不還王大怪焉遂遣左右往求撩
索於樹根下得其屍喪出殯池側王甚憐之
有慈哀心用門族故自沉而死其義若茲吾

爲國主不忍小忿豈當急戰使所害彌熾乎
前三億人畢對并命次三億人蒙自次之救
得皆視息奔突走脫得全濟命又三億人修
家供養歡醺熙怡妓樂自娛不知外有并命
之厄亦不聞有奔波之怖安雅如常一無所
豫瑠瑤王厚葬摩男存寵其後王平舍夷更
立長安慰畢訖還舍衛國佛與弟子迦維
羅衛見諸人民傷殘者多又察衆女人机無
手足耳鼻肢體身形裸露委存坑塹無用自
蔽世間苦痛如是不仁之人相害甚酷佛言

諸比丘彼瑠瑤王肆意惡逆罪盛乃爾却後
七日有地獄火當燒殺之現世作罪便現世
受太史奏讖怪與佛同王大恐怖乘船入海
異得自免停住海中至于七日期盡水中則
有自然火出燒船及王一時灰滅世尊哀愍
諸裸露者即以威神動忉利天紫紺之殿帝
釋及后首耶之等無數天子各齋天衣俱共
來下以服覆徧裸露厄者佛爲衆女而說偈
曰
諸仁目所見 現在變如是 畢故莫造新

聖六

十四

後可長度脫

佛歎偈已復爲說法諸來觀者天龍鬼神阿
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梵志居士長者
人民無央數千聞佛所說五百比丘漏盡意
解五百梵志其餘現人見國荒毀傷殘之痛
出家導道皆爲沙門五百天子立不起法忍
二百阿須倫千龍王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溝
坑五杭裸形男女命盡得上生忉利天千五
百人得見道迹千人得不還證佛說此已一
切徧聞稽首而退

瑠璃王經

佛說海八德經

望大

十五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無勝國時在河邊常以十
五日爲諸沙門說戒經佛坐靜默久而無言
阿難整服長跪白曰沙門坐定樂聞清法世